



近年常出入医院,接触了很多医生,得以观察医生的职业语言。有一次在军区总院,一位张大夫对不相识的患者都称“您”,我记不起有谁对患者这样使用敬称了。张大夫说:“病人有病在身,往往很痛苦,如果到医院还得小心翼翼地看医生的脸色,那就更受不了”,“有些疾病,我们束手无策,那就多安慰安慰患者吧”。那家医院我只去过一次,却记住了她的话。我相信,很多患者在她那里得到了安慰。如果医生都能有那样的悲悯之情,医患关系何至于变得紧张。

我曾在一名专家那里就诊数月,专家对患者很冷淡,面无表情。有一回忽然听到她和几个研究生在诊室放声大笑,因为她的学生给患者检查视力时,指着视力表上的“0.1”,患者说“E”,——因为他不知道要回答的是朝

我家住的新村旁边有一座不大的公园,从去年初起,因为颈椎和睡眠都有点问题,所以只要不下雨,我每天早晨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散步,活络活络筋骨。人们都说,身体好是最大的幸福,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实在是人生的箴言。

公园的早晨充满活力,我晨练以后才发现,每当东方既白的时候,公园的各个角落里,许多人都已经舒展开了手脚,打拳的,舞剑的,做操的……大家的神情无不认真、专注。

不几日,一对老年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每天固定出现在公园小广场东南角的石桌石凳处,一个运动着,一个却是安静地坐着观望。动的老头。他有着一张瘦脸,宽宽的前额,双颊和下巴线条简捷硬朗,透出一种自信力,只是脸色显得有点苍白。他舞的是剑,一招一式,稳健有力,舒张相宜。

那老妇却坐在那张石凳上。她的脸庞相当端庄,虽然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着皱纹,但透过这岁月的印痕,仍能让人看到她昔日的风韵。她总是那样安静地坐着,只是不时地把目光投向正在运动着的老头身上。

这样的一动一静构成了一幅别样的图画。终于有一天,我也坐在了老妇旁边的一张石凳上。只见老头舞罢剑后,回到老妇身边,老妇便小心地递上一条毛巾,随后打开放在石桌上的一只不锈钢保温杯,拧开盖,送到老头的手里,一股牛奶的香味随之飘逸开来。

这样恩爱的情景真是让我感动。这对老年夫妇在牵手相行的人生旅途上,一定承受了许许多多的风霜雨雪,当他们步入晚年以后,也就一定会更加地相依相伴了。但是,一个多月后,



向,没想到她们竟这样嘲笑患者!她用聚光镜观察我的眼底时,经常责怪“头别动”。有一回我只好告诉她:因为你低头时,头发耷拉在我脸上了。专家听了很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吧,毕竟为她着想,给她指出来了,要不早晚会惹出纠纷。她为什么不按规定戴帽子呢?还有,为什么总是不洗手呢?这是眼科的基本操作规程啊。我把这些疑惑对医院的朋友说了。朋友叹息说,这还不算什么,有位在海外读博士的青年,眼睛出了问题,赶回家乡,托人找专家,专家翻翻检查结果,冷冷地告诉他:“不可能好转的,早晚要瞎掉的。”——那位博士听后立时无法自持,精神崩溃。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那个意思,一个受过普通中学教育的人,都能有十几种委婉的措辞可选择,可她竟然统统不会。以如此粗鄙

当我再次来到公园时,这对老年夫妇突然消失了!我和其他晨练的人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再半个月后,当那个老妇又坐在公园小广场旁那只石凳上的时候,已是孤身一人,面前的石桌上也没有了毛巾和保温杯。但令大家纳闷的是,老妇依然在石凳上静静地坐着,偶尔望着健身的人们,透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一连三天,天都如此!这是怎样的一种悲伤啊!我忍不住试探着问老妇:“阿婆,你的老伴——”

“哦,”老妇抬起了头,望着我,眼神中透着忧伤,顿了下,才说,“他走了,前年患癌,开过刀后倒是没有复发,谁知突然心肌梗死,就,就走了。”

四周一片寂静,我仿佛听到生死之间有纸张发出很轻的破裂声,而此刻朝霞已经灿烂,鸟儿在树梢上委婉地鸣叫着。我徐徐地吐出一口气,附下身对老妇说:“阿婆,你不要太伤心了。”

老妇点点头,抹了下眼睛,随后轻声说道:“谢谢大家,谢谢。他走了,可我还总得活着,你说呢?”

我的目光蓦然间一阵宽慰和温暖。

从此,我再也没有在早晨的公园里看到这位老妇。可我相信,这位阿婆一定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如果你要问:“上海的垃圾都是谁运走的?”那么,刘必胜会自豪地告诉你:“就是我们!”今年48岁的刘必胜是上海城投环境物流集运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从以前环卫水运的小木船、水泥船、拖轮队运输,到如今现代化的360吨、500吨集装箱船,刘必胜经历了其中的每个阶段。

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技术,刘必胜是从四十岁那年开始的,他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每天都让妻子当自己的“陪练考官”,遇到回答不上的技术难题,他就把有关图纸、理论原理、技术资料贴在床头的上方方便记忆。时间一长,他那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密

的“职业语言”,休说行医,做什么工作都会被人看不起。她在几十年工作中,伤害了多少患者!为什么不好好学语文呢?我的同事不同意我的评价,他们认为,主要是缺乏人性,缺乏自尊,眼里没有“人”。

两年多前,因为不放弃一线希望,去上海就诊,替我作眼科检查的是当时已76岁的王康孙教授。我没见过她,只知道她是王遽常先生的女公子。检查中,她一直在轻轻地说话:“马上,镜头会靠近眼球,光很强,你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一会儿就好”,“现在,我要往你的左眼滴一滴药水,你的眼球会有点痛,但三五秒钟就好了”。检查结束了,她写诊断报告,字斟句酌,不时停下来关照我一些注意事项。拿着写好的报告,她若有所思,像说家常一样:“你知道吗,我患过癌症,动过大手术



景德镇70后学院派画家余学凡,凭借着对艺术的独特感悟,用画笔勾勒出心中独特的“牡丹王国”。余学凡学习西画近17年,后改学国画,先后拜著名牡丹画家崔廷玉和著名山水画家禹青植先生为师。他的牡丹作品既有中国画的构图,又不过西画的风格,通过艳丽的色彩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透出中西合璧之美。

余学凡的牡丹以花为点,以叶为面,以枝为线,构成了完美的艺术氛围。对于牡丹的花型,学凡经过大量的实物写生,加之



海纳百川 张屏山

密麻麻全是船用设备的图片,他只要一睁眼就能看到驾驶所需的图标、技术数据和理论依据。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00年刘必胜凭借扎实的技术成为第一批内河航运船舶驾驶技师;2006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2008年当选为奥运火炬手,2012年成为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刘必胜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船舶安全运行仅靠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刘必胜开始做有心人,只要是航行中碰到的问题,他都用小本子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在班组会议中进行剖析。他的做法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和好评,并加

……前几年还受过外伤……”看着健康开朗的教授,我很难想象她受过那样的病痛折磨。她沉思了一会儿,郑重地望着我,几乎一字一顿地说:“吴老师,要保护右眼。”——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两年多了,我时时想起她。我的眼睛是不可能治好了,但我一直乐观地生活。大医医人,如是而已。

人生活在社会,总得和别人相处交流,有些幸福感,就是来自和他人交流的愉快。最近看了许多惹人生气的新闻,那些矛盾,除了官僚作风使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修养差,当然,语言修养也体现着人的修养。最近,我和老师们谈职业语言时,举了在医院就诊时的这几件事,——我们看其他职业的语言,往往要求比较高,而对自己的职业语言,是不是该有稍稍深入一些的思考呢?其实,这也是常识,——把你面对的人都当作应当尊重爱护的人,即使你不认识他。

注入多年对西画的明暗、色调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花型的把握可谓神神兼备。俗话说“富花穷叶”,为此,余学凡大胆突破,画面上叶尽管少,但并不是没有,而且淋漓尽致地展

情弛神纵 超逸优游

张孝军
现牡丹叶的大小疏密,主次深浅,更加凸显花的雍容富贵。余学凡对于枝的把握是兼收并蓄,他经过长期的写生与观察,体会出牡丹枝既像老松干的沧桑,又像老梅干的老辣,同时又具备老藤干的遒劲,于是学凡集三者于一身,透过枝干所潜蕴的斑驳岁月,彰显出牡丹的艳丽、神韵、大度。

正如宣纸之于国画家,陶瓷对于画家来说,也是一个创作的载体。经过几年的创作,余学凡慢慢对陶瓷艺术有了自己独特的体会。青花在景德镇的地位举足轻重,青花可

以了推广。

在环卫水运的船长中流传一句话:“老大好当,陆家嘴难过”,说的是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的陆家嘴水域水情多变和航道复杂。但相比陆

他运走 270 万吨垃圾

顾雨薇
家嘴水域,其实蕰藻浜航道更为让人头痛,这里横流、回流、紊流众多,一个拖轮拖带六艘重载驳船,操纵稍有不慎,极易船沉人伤。如遇台汛季节,蕰东水闸开闸泄洪,又有大量的渔船进出港避风,就更是险象环生,所以又有了

以说是景德镇一种独有的味道。余学凡说,青花如同国画中的墨一样,它是一门水的艺术,所以青花对水的要求极其严格。它的酸碱度比例直接影响到和氧化钴的结合程度。余学凡不囿于常规技法,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发现用发酵的红茶叶水能很好地和料结合。同

时,他十分注意用笔,他一般用大笔蘸水,因为大笔含水量多。余学凡像打太极拳那样握笔运笔,有形有质,形质相成,动之则开,静之则合,用大笔的笔触创作出一件件作品。余学凡的陶瓷作品画面十分像传统工艺的釉下分水效果,色泽艳丽逼真,形态庄重典雅,衬托出一种高雅品质。

在陶瓷艺术创作上,釉下彩用笔比青花更难掌握,因为在素坯上绘画,干得快,对水的控制更难。余学凡把自己从事油画教学创作十几年的经验融入其中,利用自己对色彩把握

的优势,运用到釉下彩的创作中。余学凡画出的青花体态优美匀称,秀美而不失灵动。而对于釉上彩,因为油画创作的功底,余学凡用自己独特的手指、手掌画法把颜料和油墨更加有机结合起来。

在步入陶艺界短短的几年里,余学凡的陶瓷绘画技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他的画风画技日渐成熟稳定,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唐张怀欢在《书议》中评王献之书法时曰:“情弛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将此移评于余学凡的画作,颇为恰当。

“陆家嘴难,蕰藻浜更难!”的说法。这样的情况刘必胜是观察在眼里,思考在心上,不善言辞的他,开始了琢磨。他对本系统以前发生的碰撞事故例例地进行剖析,并组织班组成员进行技术分析,假设险情进行正反论证,最终总结了“看天气能见度、看航道环境、看紊流数据——做到知彼,听自己

船轮机的燃爆声、听排气的力度声,听机器的运转声——做到知己”的“三看三听,知彼知己”航行要领。此外,刘必胜还认真阅读与航运相关的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原理等方面的知识;对船舶各部位的作用,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置

“蓄芳待来年”,相传是一个名人的词句。那阙词没全记住。当时读到它时,也就留意了这一句。这真是一个好句子。有了这个句子打底,以后诸如“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动人呼吁,听起来就知晓是忽悠。

生活还真是留着些、等待些为好。譬如读书,我是从不把一本书读完的。一是本书的涵义,大都没有它的文字那么多。二是本书的涵义,不必一下子全部明了它。任何一本书,总有个读它的最合适的年龄。这个合适的年龄,往往不是在当下。1981年,我进了报社,得到第一笔稿费,30元,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营业员用塑料袋把书捆起来。这捆书被放在了报社的书橱里。一直舍不得打开它。直到今年5月9日,忽然兴起,带它回家,才第一次打开它,粗粗看了隋文帝那几页。忽然发现,迟看了三十年。

譬如写文章。好些年来写了好些千字文。其实还写了不少书稿、小说之类,不过大都是个开头。感觉要写几十万字的,大都才写了几万字。感觉这样很好,不匆忙。我向往大器免成。造一幢小楼,哪怕是上好的别墅,也就是个完成。不如策划个大建筑,即使打地基打它许多年,留个未来多好。

还有写字画画,今天写了画了,感觉不好的,不想立马撕了。有些年头之后,觉得比当初好多了。时间酝酿了美好,人珍贵的就是持有些时间。

还有待人。待人要好,这是人的情分。待人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等待有情分的人之间出现美好的故事来。待人好,仅是美好故事的开始。人不该急于俘获情分的实惠,人间的美好故事,不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毁掉它。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天都生活在美好里。这是生命的赠与,也是人品和人格的赠与。人生的附丽,譬如功名、财富,其实都只是美好故事的一部分,诱人和时常让人期待。它的来临或不来临,都自然而然。就像花一样,它的芬芳和开放,都自然而然。我见到王遽常先生,是在39岁那年。那一天谈诗。他说他喜欢杜甫。我说我喜欢李白。他说该读杜甫。我不以为然。十年后,我觉得该读杜甫了。想去对他说。可他已故去。这十年,让我觉得渐入佳境。前几天我有缘写了妙宽和尚的纪念堂匾。几天后偶然发现,五年前我和妙宽和尚曾经相遇,还一起留了影。那时候,我们不知未来。

今年5月27日,翻阅书稿,翻出了秦来来先生的一个信封。打开才知,是2008年6月12日快递我的。是弹词名家严雪亭仅存于世的五回《杨乃武》翻录光碟。他在信中说这“已是珍品、绝品”。这里,又是四年。迟迟听到人间的绝响,没有对好友馈赠的太多歉疚,有的只是对“蓄芳待来年”的深深一叹。

的优势,运用到釉下彩的创作中。余学凡画出的青花体态优美匀称,秀美而不失灵动。而对于釉上彩,因为油画创作的功底,余学凡用自己独特的手指、手掌画法把颜料和油墨更加有机结合起来。

在步入陶艺界短短的几年里,余学凡的陶瓷绘画技艺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他的画风画技日渐成熟稳定,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唐张怀欢在《书议》中评王献之书法时曰:“情弛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将此移评于余学凡的画作,颇为恰当。

程序,理论结合实践地反复揣摩;同时虚心吸取其他“老大”的长处补己之缺。经过不懈努力,刘必胜的船舶操纵技艺上升到理论的境界,形成了“必胜操作法”。他撰写的《船舶驾驶操越与避让》万言论文,填补了内河船舶驾驶理论的空白。他同时还以“船舶航行避险能手”的名义被上海市技师协会收录在《上海技师高招绝活》一书中。

30年来,刘必胜安全航行81万多小时,行程76万公里,清运生活垃圾273万吨。如今,他紧握手中的方向盘又开始了新的航程。

明日请看《外滩隧道是这样建成的》。

蓄芳待来年

陈鹏举
生活还真是留着些、等待些为好。譬如读书,我是从不把一本书读完的。一是本书的涵义,大都没有它的文字那么多。二是本书的涵义,不必一下子全部明了它。任何一本书,总有个读它的最合适的年龄。这个合适的年龄,往往不是在当下。1981年,我进了报社,得到第一笔稿费,30元,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营业员用塑料袋把书捆起来。这捆书被放在了报社的书橱里。一直舍不得打开它。直到今年5月9日,忽然兴起,带它回家,才第一次打开它,粗粗看了隋文帝那几页。忽然发现,迟看了三十年。

譬如写文章。好些年来写了好些千字文。其实还写了不少书稿、小说之类,不过大都是个开头。感觉要写几十万字的,大都才写了几万字。感觉这样很好,不匆忙。我向往大器免成。造一幢小楼,哪怕是上好的别墅,也就是个完成。不如策划个大建筑,即使打地基打它许多年,留个未来多好。

还有写字画画,今天写了画了,感觉不好的,不想立马撕了。有些年头之后,觉得比当初好多了。时间酝酿了美好,人珍贵的就是持有些时间。

还有待人。待人要好,这是人的情分。待人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等待有情分的人之间出现美好的故事来。待人好,仅是美好故事的开始。人不该急于俘获情分的实惠,人间的美好故事,不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毁掉它。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天都生活在美好里。这是生命的赠与,也是人品和人格的赠与。人生的附丽,譬如功名、财富,其实都只是美好故事的一部分,诱人和时常让人期待。它的来临或不来临,都自然而然。就像花一样,它的芬芳和开放,都自然而然。我见到王遽常先生,是在39岁那年。那一天谈诗。他说他喜欢杜甫。我说我喜欢李白。他说该读杜甫。我不以为然。十年后,我觉得该读杜甫了。想去对他说。可他已故去。这十年,让我觉得渐入佳境。前几天我有缘写了妙宽和尚的纪念堂匾。几天后偶然发现,五年前我和妙宽和尚曾经相遇,还一起留了影。那时候,我们不知未来。

今年5月27日,翻阅书稿,翻出了秦来来先生的一个信封。打开才知,是2008年6月12日快递我的。是弹词名家严雪亭仅存于世的五回《杨乃武》翻录光碟。他在信中说这“已是珍品、绝品”。这里,又是四年。迟迟听到人间的绝响,没有对好友馈赠的太多歉疚,有的只是对“蓄芳待来年”的深深一叹。



牡丹瓷瓶 余学凡